



医方集解

点校本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叶显纯 点校
● 清 汪切庵 著

医 方 集 解

〔清〕汪初庵 著

叶显纯 点校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方集解

〔清〕汪切庵 著辑

叶显纯 点校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45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扬中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10.25 字数260,000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23-2091-X/R·586

定价: 5.85元

内 容 提 要

〔清〕汪昂(切庵)所著《医方集解》，是本搜集比较完备切合实用的方剂书。采集正方 377 则，附方 488 则，分列二十一门。每方先述适应症候，次为所用药物，再次方义解释，及附方加减等。对于每方使用时有关的病源、脉候、脏腑、经络、药性、服法，无不备录。并附有救急良方及勿药元注两章。

汪氏此编，内容丰富，解说详明，流传颇广，现重为校印，以便临床医师及学习方剂者参考。

EV30/02

《医方集解》初探

——代前言

《医方集解》署名汪昂所纂。按汪昂，字切庵，安徽休宁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卒年不详，现只能了解他在清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还著述了《本草备要》，时已八十高龄，尚健在。生平曾为明诸生，入清时年方三十一岁，即弃举子业，研习医学，曾著述《素问灵枢类纂约要》、《本草备要》、《汤头歌诀》等书，对于中医药学术的发展以及对初学中医者的启蒙教育方面，都起了一定作用，因而在中国医学史上也占有相当的地位。但是，由于他在《医方集解》的凡例中，曾自称：“余不业岐黄，又学无师授，寡见罕闻，尤称固陋，安能洞古人立方之本意哉。”因此有人推断他并非临床医家，所著医书可能傭人著述，而署其名氏，个中是非，因尚无足够实据可作定论，故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医方集解》成书于清康熙壬戌年（即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迄今已逾三百余年，由于收载方剂较多，注释详尽，内容丰富，故深得医家赞许，翻刻再版，多次梓行，据《全国图书联合目录·专题目录第八种·中医联合目录》所载，前后共有五十多种不同版本，可见其流传至广、影响颇巨，这种一本书籍而在较短时期内竟有如此众多版本的情况是并不多见的。解放以后，上海卫生出版社及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又先后铅排发行，虽经七次印刷，销售十六万册，但仍不敷需求，有待再版，以饷读者之需。

《医方集解》所以能受到医家的重视与推崇，决非偶然，这主要是本书具有很多优点，对读者有着一定的帮助所致，根据个人肤浅认识，初步归纳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编写体例方面 本书有鉴于《医方考》(明·吴琨著)以病分门的编写方法,存在着“病因七十门,方凡七百首,然每证不过数方,嫌于方少;一方面二三见,又觉解多。”(见本书“凡例”)的不足,故改而为根据方剂的主要功效而分门别类。这种分类方法,既有利于读者的查阅参考,易于了解同类方剂的内容,可以从中据病选方,同时又避免了同一方剂的重复出现,节约了篇幅,确具不少优点,不仅在当时是一个创举,而且对后来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此以后的《成方切用》(吴仪洛著)、《成方便读》(张秉成著)等书,甚至直到现在的中医学院《方剂学讲义》无不都是采用了本书以方剂功效分类的方法编写而成。

其次,本书对于各类方剂的排列次序,也是别有卓识的。他认为补益之剂,既有治病效能,又有预防作用,意义重大,故列为第一;然又将与“补”法相对的各种“泻邪”之剂,根据汗、吐、下、和等治法,以及对气、血、风、寒、暑、湿、燥、火、痰、食、虫等病因的治疗逐一依次而下,尔后接着排列了“明目”、“痈疡”和“经产”三个专科应用的方剂。这样的编排,和中医传统理论紧密结合,周而不漏,对于读者来说,是有很大大方便的。

此外,本书在每章篇首,均冠以论述,可使读者对本类方剂的应用有一初步概念。每方的内容,基本上设“方名”(包括方源)、“主治”、“组成”(包括剂量、制法、服用法、加减法)、“方解”(包括集解)以及“附方”等项,项目妥善,条理清楚。特别是“附方”部分,大多因主方加减变化而列,如六味地黄丸附有知柏八味丸、八仙长寿丸等,四君子汤附有六君子汤、香砂六君子汤等,麻黄汤附有三拗汤、麻杏石甘汤等,形成了类方系统,使人通过对附方的了解,从而可以掌握各该方剂灵活运用的基本法则。

二、在收载内容方面 《医方集解》计收正方 377 则(原目录为 378 则,除“灸法”不计),附方 488 则(包括有方无名者 30 则),两者相加共计 865 则。包括了《伤寒》、《金匱》、《肘后》、《千金》、《外台》、《三因》、《本事》、《济生》、《局方》、《脾胃论》、《丹溪心法》、乃至《证治准绳》、《伤寒六书》等,上起东汉、下迄近明,诸凡中医古

代著名方书所载较为临床常用，且具有代表性之方剂，均有所录载，内容相当广泛。特别有些方剂，由于原书散佚，濒于失传，例如：金锁固精丸、百合固金汤（传为赵戴庵方）、扶桑丸（即桑麻丸）等著名常用之方，均幸因本书收载而赖以流传，为祖国医学保存了部分宝贵的资料。

中医方书种类繁多，所录方剂更是汗牛充栋，宋《太平圣惠方》已收载一万六千余方，明《普济方》更发展到六万余方。对于如此众多的方剂，《医方集解》在“凡例”中曾予指出：“本集所载，皆中正和平，诸书所共取，人世所常用之方，即间有一二厉剂，亦攻坚泻热所必需者。”同时，还进一步强调：“药味幽僻、采治难艰，及治奇证怪病者，概不选录。”“方虽出自古人，而非今人所常用者，亦不选录。”“品类太繁，攻治必杂，……药过二十味以上者，概不选录。”可见在编写本书时对所载方剂是经过认真选择的，而这些选录的标准，一般来说也是较为恰当，符合广大读者的要求的。

除此以外，本书还列有“救急良方”、“勿药元论”两篇。前者介绍了救治冻死、缢死、中毒、蛇伤等简易疗法，后者则是介绍了养生之道，虽然这些内容并不属于方剂学的范畴，但是本书却将它们作为正文列为最后两卷，可见汪氏对于中医的急救和预防两个方面是十分重视的。

三、在方剂注释方面 本书的编写目的，汪氏在“凡例”中讲得非常清楚，他说：“读方不得其解，治疗安所取裁。”“庸医术浅，视之懵如，乃拘执死方以治活病，其不至于误世殃人者几希矣。”以便使读者能“辨证论方，使知受病有原因，治疗有轨则。”由于方剂的运用，既要掌握其组方意义，又要对主治疾病的性质与病因有充分的认识，所以本书对这两个方面的注释是非常详尽的。

1. 对主治病症的注释 每一方剂具有一定功能与主治范围，而某一病症往往可由多种原因所引起，本书为了使读者能在“辨证求因，审因论治”的原则下选用方剂，故而对各方的主治症状进行了必要的注释。例如：芍药甘草汤主治腹痛，即予指出：腹痛“有寒、有热、有虚、有实、有食积、有湿痰、有死血、有虫”等不同，同时又说

明了本方所治腹痛“此阴阳气血不和，肝木乘脾之故也。”对于主治各症的机理也作了分析，如当归龙荟丸“治一切肝胆之火，神志不宁，惊悸搐搦，躁扰狂越，头运目眩，耳鸣耳聋……。”即解释：“肝属风木，主惊主怒主惊，故搐搦惊狂；……目为肝窍，胆脉络于耳，二经火盛，故目眩耳鸣……。”在鉴别诊断方面也很注重，如附子泻心汤“治伤寒心下痞……。”即说明：“伤寒心下满硬而痛者，为结胸，为实；硬满而不痛者，为痞，为虚。”所有这些，由于都和以后的方解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不仅没有过于繁琐的感觉，相反却显得十分必要。

2. 对组方意义的注释 本书除汪氏自己对各该方剂的组成意义进行解说以外，还大量引录了历代著名医家的有关论述。这些论述，对于进一步深入理解各方的意义、了解有关医家对此方的认识，对于后学者有着重要的启示，例如对小柴胡的解释就引用李时珍等六家的论述，对麻黄汤的解释就引述了喻嘉言等人的评述约一千八百字。而且其中不乏精辟之见，如三子养亲汤下吴鹤皋所说：“治痰先理气。此治标耳，终不若二陈能健脾去湿，有治本之功也。”常山饮下李士材所说：“常山……若酒浸炒透，但用钱许，每见奇功，未见其或吐也，世人泥于老人久病忌服之说，使良药见疑，沉痾难起，亦何愚耶。”对于人参败毒散在治疗表证时应用人参的重要性更是引录了喻嘉言的大段见解。这些论断基本上来自实践，对临床治疗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以上注释，正如他自己所说：“医书浩瀚，泛览为难，……是用衷合诸家，会集众说，由博返约，用便搜求，实从前未有之书，亦医林不可不有之书也。”（见本书凡例）

四、在学术争鸣方面 《医方集解》在涉及学术观点问题上，是能够敢于发表不同见解的，这种贯穿了“百家争鸣”的精神，可以启发读者的独立思考，实在难能可贵。归纳这方面的内容，基本上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汪氏自己的见解。例如他对有些医家认为“诸痛无补法”之说，就在大建中汤下提出质疑：“此证至于不可触近，痛亦甚矣，

仲景乃用人参、饴糖大补之药，将以仲景为信欤，抑以后人为然欤。”又如喻嘉言对人参养荣汤的解释，认为：“方内皆心脾之药，而注肺虚，误也，养营原不及肺。”他即提出不同看法，指出：“肺主气，凡补气药皆是补肺，气旺自能生血，……古方补血汤，黄芪五倍于当归，而云补血，岂非明证乎。”特别是他对于即使已被奉为经典著作，如有论述错误之处，也敢于不畏权威而直言不讳、予以驳斥，例如《神农本草经》对药物服用法曾说：“病在胸膈已上者，先食后服药；病在心腹已下者，先服药而后食。”他即指出：“服药节度，有食前食后之分，古今相传，罔敢或异，愚意窃谓不然。”并详加论述，指出其谬误所在。诸如此类，往往甚为中肯。

另一方面，则是将前人不同观点予以并列兼收。例如成无己认为桃花汤主治是“少阴下利腹痛便脓血者，下焦不约而里寒也。”他既引录了《证治准绳》的看法：“成氏释为里寒，非也；桃花汤虽用干姜，然分两最微，……用辛以散之义。”但接着又提到程郊倩的话：“此证终是火衰不能生土，未可指为传经之热也。”又如成无己对白虎汤的运用，认为：“立秋后不可服，为大寒之剂。”他即转述了张洁古的看法：“易老曰：有是病则投是药，苟拘于时，何以措手，若以白虎为大寒，承气又何以行于冬令乎？”在这里，他虽然只是引录前人所述，实际上也表达了他自己的认识。

综观上述情况，可见《医方集解》的内容确具很多优点。但是，由于本书的编写宥于时代局限性和作者编写态度有不够严肃之处，因此也存在不少缺陷，略言之，约有如下数端：

第一，关于方名问题 方名是方剂的标志，按理说引录原方必须留用原有方名，但本书却每有改纂，如旋复代赭汤改为代赭旋复汤、复元活血汤改为复元羌活汤等，甚至有将二方易名者，如将《金匱》白术附子汤名之为术附汤，而将《近效方》术附汤冠之以白术附子汤之名；认为《金匱》肾气丸是由崔氏桂附八味丸更名所致等。

第二，关于方源问题 本书对方源的标书极不一致，有人名，有书名，亦有不加注明的。除了其中不少方剂使人不知究源何书

以外，特别是还有些方源是记述错误的，例如参苏饮源自《局方》，而注为“元戎”；犀角地黄汤源自《千金》，而指为《济生》；指龙胆泻肝汤为《局方》，而于原书则查无此方等。

第三，关于方剂组成问题 方剂组成是组方关键所在，选录时自应忠于原书，即使有不同看法或自己的经验，只能另作注释，这才是应有的科学态度，然而本书却往往任意变更，例如参苓白术散源自《局方》，却增陈皮一药；补中益气汤原有八药，而又增添姜枣等。同时，在各方剂量方面，与原书相较，不少方剂增减比例大相径庭，更属不当。

第四，关于方剂归类问题 本书既以方剂功效为分类原则，理应按此办理，但有些方剂的归类却并不妥当，例如四逆散并非祛寒之剂，却因有四逆之名而列于四逆汤之后；当归补血汤、归脾汤、人参养荣汤等方主要功效是补虚，而被列入理血之剂等。

第五，关于选方问题 本书虽然在选录方剂方面化了一定精力，但根据临床运用需要及具有代表治法方面考虑，则阙略颇多，例如用于开窍方面的至宝丹、苏合香丸，临床急救必需、而效果显著之品均遗而未收；此外，如《金匱》的黄土汤、射干麻黄汤、己椒苈黄丸、大黄牡丹汤，《局方》的牛黄清心丸，《景岳全书》的右归丸、济川煎，以及十灰丸、达原饮……等常用良方亦均未予收录，实有不足之处。

第六，关于论述方面 本书对某些内容的载述存在错讹、夸大、迷信之处亦复不少，例如六味地黄丸下有“张仲景治汉武帝消渴”，显系违背历史事实；七宝美髯丹下有“……世宗服之，连生皇子，遂盛行于世。”难免为失实之说；天王补心丹下有“终南宣律师……梦天王授此方，故名。”当是故神其说之语。此外，本书还杂有一些道家学说，如妙香散对甘草的解释说：“用以交和乎中，犹黄婆之媒婴姪也。”对于这些内容又需读者慧眼鉴别，有批判地予以接受。

综上所述，《医方集解》既有一定成就，也有着若干不足之处。就其优点来说，内容丰富，知识面广，注释详明，具有不少精辟之

见,复有各家学说争鸣,尚不失为一部可供临床、学习参考之书;对其不足之处,诸如方名、方源、组成等方面的阴错阳差,如欲进一步研究,则需查核原书,不宜迳予引述;至于迷信、夸大、道家学说属于糟粕部分,是为历史产物,虽不必苛求古人,但仍以扬弃摈除为是,匪能全盘继承也。

叶显纯

1988年12月脱稿

点校说明

《医方集解》选录汉唐以降重要方剂八百余则，并又汇集历代医家论述予以诠释，由于内容丰富、解说详明，不仅是研究中医方剂学的重要参考文献，而且对学习中医药学也具一定作用，故而刊行以后得到广泛的好评，流传甚广，影响颇巨。但是，本书在汪氏撰集之时，内容已有不少错讹，问世三百年间复因屡次翻版重刻，以致鱼鲁豕亥、脱漏、误断之处在在皆是，给读者带来困难。现趁本书再版之机，用特予以校勘句断，兹将具体进行方法说明如下：

一、本书是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前新一版原书作为基础进行校勘的。由于手头缺乏善本原著，只得参阅《本草备要·医方集解》令德堂合刊本（内有乾隆五年，即公元1740年序）、《医方集解》德馨堂版、扫叶山房版以及共和书局石印版等多种版本，进行互校，力求接近原著。

二、由于前上海科技新一版书中，受到“文革”影响，以致内容有不少被删节、改动。为恢复原书本来面貌起见，现均根据原著予以改正。其中因著辑者受时代局限性影响而掺杂的某些封建、迷信、或唯心、夸大等内容，希读者有分析地加以辨识。

三、本书收载方剂，均系录自前人，然各方方源则或著书名、或注人名、或付阙如，且有不少来源显系误述。为此在此次校勘中，查对了《伤寒论》、《金匱要略》、《肘后方》、《千金方》、《外台秘要》、《和剂局方》、《三因方》、《本事方》、《济生方》、《宣明论》、《丹溪心法》、《世医得效方》、《伤寒六书》、《妇人良方》、《证治准绳》、《医方考》等书凡88种，凡能查及者均注明书名，其记述有误者亦均予以改正。但是，尚有部分方剂未能找出来源，容待今后进一步查考。

四、在查对核实各方来源时，对于多种古籍予以载录的部分

方剂，均先审定该书刊行年代先后，尔后注明首次出现该方之书名，包括有方无名者。即如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一书，亦注意到其中有陈师文等原录之方(1110年)以及绍兴续方(1131~1136年)、宝庆续方(1225~1227年)、淳祐续方(1241~1252年)等年代的不同，在与其他方书年代进行相比之后再行确定其方源究属何者，并不一律视为源自《局方》。通过如此核对，发现了过去对有些方剂来源的记述存在不实之处。

五、本书原著对前人所订方剂名称，每有改易；对方中药物组成每有增列或脱漏；对原方药物剂量多有变易。为使读者了解原方面貌，凡经查证，均予注释指出。

六、本书在方剂加减使用方面，或录自原书，或出自著辑者心裁，缘仅供参考，不再加以注释。同时，本书引述历代医家论述，或节录原文，或嫌原文过于繁冗而作了删节，亦因只作了解方义之参考，不再与原书校勘。对此等文字，如须引用则似查阅原著为宜。

七、为便于阅读，本书改用现代标点符号。其中遇有书名，则加用书名号；对解释性文字，加用括号。但对引述诸家论述，基于上述第六条所述理由，一律不加引号。

八、为便于读者检阅有关方剂，书后增附“方名笔划索引”。

由于个人对整理古代文献缺乏经验，同时参考书籍不够齐备，对本书的校勘、句断，难免存在不少缺点，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叶显纯

1989年10月

自序

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夫仁为心性之学，尚不可以无方，况于百家众艺，可以无方而能善此乎？诸艺之中，医为尤重，以其为人之司命，而圣人之所以必慎者也。窃尝思之，凡病必有症，症者证也，有斯病必形斯候也。证必有脉，脉者，脏腑经络、寒热虚实所由分也，有与证相符者，有与证不相符者，必参验之，而后可施治者也。察脉辨证，而方立焉，方者，一定不可易之名，有是病者，必主是药，非可移游彼此，用之为尝试者也。方之祖始于仲景，后人触类扩而充之，不可计殫，然皆不能越仲景之范围。盖前人作法，后人因焉，创始者难为方，后起者易为功，取古人已验之成规而斟酌用之，为效岂不易乎？然而执方医病，而病不能瘳，甚或反以杀人者，又何以说焉？则以脉证未辨，药性未明，惑于似而反失其真，知其方而不知方之解故也。方之有解，始于成无己，无己慨仲景之书后人罕识，爰取《伤寒论》而训诂之，论症释方，使观者有所循入，诚哉仲景之功臣，而后觉之先导矣！阙后名贤辈出，谓当踵事增华，折微阐奥，使古方、时方大明于世，宁不愉快。夫何著方者日益多，注方者不再见，岂金针不度欤？抑工于医者未必工于文，词不能达意，遂置而不讲欤？迄明始有吴鹤皋之《医方考》，文义清疏，同人脍炙，是以梨枣再易，岂为空谷足音，故见之而易喜欤？然吴氏但一家之言，其于致远钩深或未彻尽。兹特博采广搜，网罗群书，精穷奥蕴，或同或异，各存所见，以备参稽，使探宝者不止一藏，尝鼎者不仅一脔，凡病者观之得以印证，用者据之不致径庭，宁非卫生之一助欤。或曰：善师者不陈，得鱼者忘筌，运用之妙，在于一心，何以方为？余曰：般倕不弃规矩，师旷不废六律。夫易之为书变动不居，然亦有变易、不易二义，故曰耆之德圆而神，卦之

德方以智；夫卦誠方矣，豈方智之中遂无圓神之妙也哉。吾愿读吾书者，取是方而圓用之，斯真为得方之解也已。

康熙壬戌岁阳月休宁切庵汪昂题于延禧堂

凡 例

一、古今方书，至为繁多。然于方前第注治某病某病，而未尝发明受病之因，及病在某经某络也；一方之中，第注用某药某药，亦未尝发明药之气味功能、入某经某络、所以能治某病之故也；方书徒设，庸医浅术，视之懵如，乃拘执死方以治活病，其不至于误世殃人者几希矣。及宋成无己始将仲景之书，先释病情，次明药性，使观者知其绪端，渐得解会，其嘉惠后人之心，可谓切至。而世犹以循文训释讥之。不知仲景之书，文浅义深，至为难读，其良法奥旨，虽非成氏所能彻尽，然不读成氏之训解，又安能入仲景之门庭乎？自成氏而后，历年数百，竟未有继踵而释方书者，即如《金匱玉函》犹然晦昧，又况《千金》、《外台》以及后贤之制剂也哉。及明兴，始有吴鹤皋之《医方考》，分病列方，词旨明爽，海内盛行。兹仿成氏、吴氏遗意而扩充之，采辑古方，先详受病之由，次解用药之意，而又博采硕论名言，分别宜用忌用，惟求义朗，不厌词繁，颇竭苦心，不知有当世好否也。

一、《医方考》因病分门，病分七十门，方凡七百首。然每证不过数方，嫌于方少，一方而二三见，又觉解多；如五积散、逍遥散，皆未入选，不无阙略。兹集门分二十有一，正方三百有奇，附方之数过之，虽未足以尽医疗之目，苟能触类引伸，而医疗之大法用之亦已不穷矣。

一、本集所载，皆中正和平、诸书所共取、人世所常用之方。即间有一二厉剂，亦攻坚泻热所必需者，犹然布帛菽粟之味也。至于药味幽僻、采治艰难、及治奇证怪病者，概不选录。又方虽出自古人，而非今人所常用者，亦不选录。

一、古人立方，分两多而药味寡，譬如劲兵，专走一路，则足以

破全擒王矣。后世无前人之朗识，分两减而药味渐多，譬犹广设攻围，以庶几于一遇也。然品类太繁，攻治必杂，能无宜于此而不宜于彼者乎。兹集药过二十味以上者，概不选录。

一、仲景《伤寒论》前人印定眼目，成无己而外，鲜所发明。陶节庵虽著《伤寒六书》，参合后贤之治法，尽更仲景之方名，究未尝有片言只字发挥仲景一证一方者；又变前法，不复分经论治；仲景之书，奥渺难穷，节庵之书，显浅易读，世人奉为蓍蔡，故识见愈卑猥也。近世如方中行、喻嘉言、程郊倩辈，各著伤寒论辨，虽有偏驳，未能尽合经意，然间有一二新义，为从前所未发者，故多录之，不敢重古而非今也。

一、仲景伤寒诸方，为古今方书之祖，故注释尤加详悉，观者幸勿以其繁而厌之。

一、正方之后，系以附方，一则篇章省约，一则便于披寻，且以示前人用药加减之法也。

一、时丁衰晚，洞垣窥脏之技，世不再觐，而村闾市井，稍能诵《药性》读《回春》者，辄尔悬壶，草菅人命，恬不为怪，古云学医人贵，岂不信然。余窃悯之，故著《本草备要》一书，字笺句释，使知药品有性情，施用有宜忌；复著是集，辨证论方，使知受病有原因，治疗有轨则，庶几平居读之，可使心理开明，临病考之，不致攻补误用，脱遇庸劣之手，既可据证以校方，设处穷僻之乡，不难检方以用药，岂非卫生之善道，笥篋之要编也乎？高明之家，以为然否。

一、医书浩瀚，泛览为难，岐黄之家，尚艰博涉，文墨之士，奚暇旁通，若非篇章简要，词理通明，则智士不乐披寻，浅人复难解了，读方不得其解，治疗安所取裁，是用裒合诸家，会集众说，由博返约，用便搜求，实从前未有之书，亦医林不可不有之书也。第昂藏书既寡，见闻不多，集中采用，不满数十家；又恐注释太繁，观者易倦，其中篇章漫衍，不能尽录者，不得不稍为删节，非敢轻肆，以限于尺幅也；然出自某人某书，必仍存其名集，至于古今相沿之语，相袭之方，不知始自何人，而不可废者，皆采录之；或文法未畅者，亦僭为删润；有窃附鄙见者，必加“昂按”二字。至每方之正解，有